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二十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五

起玄默執徐十月盡柔兆涖灘凡四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

以魏兵廢懷諫立田興之

狀聞

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

揣初委翻

李吉甫

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

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

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

此大歷貞元之

弊也為于偽翻下亦為正為度為當為同

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

重朝廷為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

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

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

勞力到翻

今此鎮獨無恐更

不諭

言恐其更不諭上意也

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

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

復扶又翻

朝廷恩威得失

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

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

甫始也陝失冉翻

乞明旦即降白麻除

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

言興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異乎河北諸鎮之為也

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

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忠順未

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庚戌

更名皇子寬曰憚察曰惊寰曰忻察曰悟審曰恪

更工衙翻

憚於粉翻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

魏博自田承嗣以來

倔強拒命至是四十九年

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

六州魏博貝衛澶相

剗河朔

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

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

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

以語絳

語牛據翻

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

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

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

復扶又翻

借使國家發

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

期讀曰恭

其費豈止百五

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

為欲平定四方

為于偽
翻下同

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

貯丁
呂翻

十

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

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

復方日翻復
除其賦役也

軍士受賜

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

強者果何益乎

兗鄆即淄青平盧軍也鄆
音運倔其勿翻強其兩翻

度為興陳君

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

所部州縣宣布朝命

朝直
暹翻

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

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証為之

証之威翻

興又奏所部缺官九

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

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

聽

鄆李師道蔡吳少陽恒王承宗也恒戶登翻間古覓翻說輸芮翻

李師道使人謂宣

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田氏

族又首變兩河事

言田興悉心奉朝廷變兩河藩鎮故事

亦公之所惡也

惡鳥路翻

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

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

曹州李師道巡屬也

師

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李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
以懷諫為右監門衛將軍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

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

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

度支經度皆徒洛翻

四年之間開田

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

千當作十

歲省度支錢二十

餘萬緡邊防賴之

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

朕惜官

為于偽翻

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

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

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

諸烏含翻

復扶又翻
稱尺證翻

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儉

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

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

門之外

先寇涇州界進及涇州西門之外

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

上言京西北皆有神策鎮兵

京西鳳翔秦隴原涇渭也京北邠寧丹延鄜坊

慶靈鹽夏綏銀宥也鎮兵注已見前

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

掎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

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

唐神策鎮兵分屯于外皆屬左右神策中

尉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比其得報虜去遠矣

比必利
翻及也

縱有果銳之

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
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
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
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
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
樂音洛竟為
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為相州刺史

融興之兄

也

融興幼孤融長養而教之

兄弟皆幼失父母而兄年差長故長養其弟而教之

長知大翻

興嘗於軍中角射

角競也角射者以中為勝

一軍莫及融退而

扶之

扶且粟翻打也

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

暴之時

猜暴之時謂田季安時也

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義權知

國務庚午以言義為勃海王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

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

之

數所角翻鄙陋也

辛未德輿罷守本官

辛卯賜魏博節度

使田興名弘正 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久留長安鬱鬱

不得志

二年頔入朝見二百三十二卷

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

守謙同宗能為人屬請

為于偽翻下同屬之欲翻

頔使其子太常丞

敏重賂正言求出鎮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

索山客翻

誘其奴支解之弃溷中

誘音酉溷戶困翻廁也

事覺頔帥其

子殿中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內

帥讀

曰率唐大明宮端門曰丹鳳門其西曰建福門內即納字也

退負南牆而立遣人上

表閣門以無印引不受

唐制凡四方章表皆閣門受而進之頔方請罪既無職印又無

內引所
以不受

日暮方歸明日復至

復扶
人翻

丁酉頓左授恩王傅

仍絕朝謁

朝直
逢翻

敏流雷州

舊志雷州至京師六
千五百一十二里

李友等

皆貶官僮奴死者數人敏至秦嶺而死

自藍田關南
出度秦嶺

事

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

遺音唯
季翻

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

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

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

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三月丙

辰杖殺鑿虛沒其所有之財

考異曰實錄在二月接長曆二月乙酉朔三月甲

寅朔丙辰三月三日甲子武元衡入知政事十一日也實錄脫不書月日

甲子徵前西川

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

元和二年武元衡出鎮西川至是召

還

夏六月大水以為陰盈之象辛丑出宮人二百

車 秋七月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兼理河

防

理治也

時受降城為河所毀

河毀受降城見上卷七年

李吉甫請徙

其徒於天德故城

天德故城在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乾元後徙天德軍於永濟柵宋

白續通典作永清柵其城則隋大同城之舊墟

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為受

降城張仁愿所築

事見二百九卷
中宗景龍元年

當磧口據虜要衝美

水草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柰何捨萬

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處确

瘠

處昌呂翻确克角翻
碗确也瘠土薄也

去河絕遠烽候警急不相應接

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及城使

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

卒子
恤翻

以受降

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軍徒有其數而無

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

緣私者並緣公役
之名而私使之

聚

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

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

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

考異曰實錄李先進請東受降城兼理河防又云以中受降

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隸于天德軍舊傳盧坦與李絳叶議以為西城張仁愿所築不可廢三者不同莫知孰是今但云受降城所闕疑也又李司空論事云中城舊屬振武有鎮兵四百人其時割屬天德交割惟有五十人人數如此不同或者一千一百四十人是三城都數耳器械止有一弓自餘

稱是

稱尺證翻

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

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乙巳廢天威軍

元和初并左右

神威為一軍號天威軍神威軍本殿前射生軍也

以其衆隸神策軍 丁未辰

淑賊帥張伯靖請降

辰淑賊反事始上卷六年

辛亥以伯靖為歸州

司馬委荊南軍前驅使

委屬也付也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

新志會州烏蘭縣有烏蘭關在縣西南吐蕃於河上作橋

先貯材於河側

貯丁呂翻

朔方

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

王佖貪

佖夫筆翻又頻筆翻

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

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

自柳谷西擊吐蕃

新志西州交河縣北二百一十里經柳谷渡

壬寅振武天

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礪鵝泉

礪鵝泉在西受降城北三百里礪扶歷翻鵝徒

奚翻邊軍戒嚴

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判官嚴

澈綬之子也

於時嚴綬尚在綬音受尚

以刻覈得幸於進賢進賢使

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備回鶻所給資

裝多虛估

資裝不給本色虛估其價給以他物趣士喻翻

至鳴沙遵憲屋處

處昌

呂翻

而士卒暴露衆發怒夜聚薪環其屋而焚之

環音宦

卷

甲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庚寅夜焚門攻進賢進賢踰城走軍

士屠其家并殺嚴澈進賢奔靜邊軍

靜邊軍在雲州西一百八十里

羣臣累表請立德妃郭氏為皇后上以妃門宗彊盛

郭妃

贈之女子儀之孫女也

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

竟不許 丁酉振武監軍駱朝寬奏亂兵已定請給將

士衣上怒以夏綏節度使張煦為振武節度使

煦吁句翻

將

夏州兵二千赴鎮仍命河東節度使王鐸以兵二千納之聽以便宜從事駱朝寬歸罪於其將蘓若方而殺之

發鄭滑魏博卒鑿黎陽古河十四里以紓滑州水患

大河故瀆逕黎陽山之東後南徙為滑州患故復鑿古河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

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

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

惡

惡鳥路翻

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

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

見漢桓靈二帝紀

此皆

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九年春正月甲戌王鏐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

善羊

當作善陽唐朔州治善陽縣西北至單于府百二十里柵蓋立於縣界

乙亥煦入單于都

護府

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

誅亂者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

二月丁丑貶李進賢為通州刺史甲午駱朝寬坐縱亂

者杖之八十奪色配役定陵

奪色者奪其品色也

李絳屢以足

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

瓘為淮南監軍

見上卷六年相息亮翻下同

至是上召還承瓘先罷

絳相甲辰承瓘至京師復以為弓箭庫使

觀李絳立朝本末亦庶乎

有大臣之節矣

左神策中尉

承瓘以喪師罷中尉為弓箭庫使今遂兼為之此憲宗之巧蓋持兩

端以觀朝議也李絳既罷誰敢復以為言乎

李吉甫奏國家舊置六胡州

於靈鹽之境

調露元年於靈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魯州
麗州舍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為刺史

謂之六胡州鹽
州與靈夏接境

開元中廢之更置宥州以領降戶天寶

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

長安四年併六胡州為匡長二
州開元二十六年以廢匡州置

延恩縣帶宥州縣管內有榆多勒城天寶中王忠嗣奏
置經略軍在宥州故城東北三百里宋白曰宥州應接
天德南援夏州治長
澤縣本漢三封縣也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

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

党底
朗翻

夏五月庚申復置宥州理

經略軍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實之

大曆六年置肅
戎軍於鄜州之

鄜城先是回鶻屢請昏

先悉
薦翻

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

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為回鶻凶彊不可無

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

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

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修城塹

蓄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

主而虛弱西城

西城謂西受降城

磧路無備更修天德以疑虜

心

謂徙受降城於天德也

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

之命矣

復扶又翻

儻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三萬騎五千則

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

上不聽 乙丑桂王綸薨

綸上第也

六月壬寅以河中節

度使張弘靖為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弘靖延賞之子也

張延賞相德宗於貞元之間

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

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

取貴戚及勳臣之家

先悉薦翻

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

弟文雅可居清貫者

史炤曰貫事也清貫猶言清職也

諸家多不願惟

杜佑孫司議郎棕不辭

棕藏宗翻

秋七月戊辰以棕為殿中

少監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

八月癸巳成昏公主有賢行行下孟翻杜氏大族尊行不翹

數十人尊行之行下浪翻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

度二十年間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悰

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卒子恤翻終也奏請納之悉自

市寒賤可制指者制指謂可制御而指使者也自是閨門落然不聞

人聲 閏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考異曰寶錄少陽卒在

閏月巳丑下壬辰上而并元濟焚舞陽言之統紀舊紀少陽卒皆在九月按舊傳曰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為輟

朝唐紀張弘靖請為少陽廢朝贈官而實錄辛丑贈少陽右僕射然則己丑至辛丑才十二日耳豈容四十日

不輟朝乎
今從新紀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

州茶山以實其軍

壽州有茶山
抄楚交翻

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

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

元和初
平蜀

即欲取淮西

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

壽州以經營之

淮南節度使治揚州欲
徙治壽州以經營淮西

會朝廷方討王

承宗

事見上卷
四年五年

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

附

事見
七年

吉甫以為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

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

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

節度使徙理汝州已已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

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

喜者喜朝廷之不猜

防魏博

九月庚辰以洺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忠

武都知兵馬使

九域志陳州西南至蔡州一百九十里

以泗州刺史令狐

通為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

肅宗時令狐彰背史思明歸順

丙戌以

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荆南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

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

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

惡烏路翻

殺兆囚惟清

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

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

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為輟朝但易環蔡

諸鎮將帥

近其靳翻為于偽翻下同朝直遙翻環音宦

益兵為備元濟殺元

卿妻及四男以巧射堦

巧哀乎翻堦也堦補鄧翻射堦也

淮西宿將董

重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為謀主

戊戌加河東節

度使王鏐同平章事 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

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

也夫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

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

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唐工部郎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元濟

不迎敕使發兵四川屠舞陽舞陽漢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

焚葉葉式涉翻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還從

宣翻又冬十月丙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公李吉甫

如字

薨 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為節度使甲子以

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

綬音受

乙

丑命內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監其軍

考異曰實錄作談峻今從舊傳

戊辰以尚書左丞呂元膺為東都留守 党項寇振武

十二月戊辰以尚書右丞韋貫之同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乙酉加韓弘守司徒弘鎮宣武十餘年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忠純待之王鏐加平章事弘恥班在其下與武元衡書頗露不平之意朝廷

方倚其形勢以制吳元濟故遷官使居錡上以寵慰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

東都畿也

己亥制削元濟官

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

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于磁丘

磁丘當作慈丘

縣屬唐州隋分北陽縣置取縣界慈丘山為名在州東北

却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

守之

九域志唐州東至蔡州三百五十里

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為淮西兵

所敗

敗補邁翻

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為淮西所屠癸丑以

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

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

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

綽至安州李聽屬橐鞬迎之屬之欲翻橐姑勞翻鞬居言翻公綽以鄂

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

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校戶教翻行營之事一決都將總諸

部之軍者謂之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

軍事處昌呂翻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

厚給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沈弋質翻沈持林翻士卒皆喜曰中

丞為我治家

為于偽翻
治且之翻

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

綽所乘馬蹠殺圍人

蹠特計翻圍
人掌養馬者

公綽命殺馬以祭之

或曰圍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

足惜也竟殺之

駑音
奴

河東將劉輔殺豐州刺史燕重

肝王鏐誅之及其黨

燕於賢翻
肝古案翻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

者凡十年不量移

永貞元年貶王叔文之黨事
見二百三十六卷量音良

執政有

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

與武元衡亦惡之

惡烏
路翻

三月乙酉皆以為遠州刺史官

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

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

永州古零陵郡隋置永州以永水為名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

四里柳州漢潭中縣地隋置馬平縣唐初置昆州貞觀

改柳州至京師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朗州古武

陵郡梁置武州隋為朗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九

里播州即漢夜郎且蘭二國西南隅之地漢置牂柯郡

唐置播州京師南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

四千四百五十里

劉禹錫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

字夢得

丞裴度亦為禹錫言曰

偽于

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

子為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

則禹錫重可責也

重直用翻

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

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

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

州刺史

連州漢桂陽陽山地唐置連州以郡南有黃連嶺為名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舊禹錫傳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即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讖刺執政不悅復出為播州刺史禹錫集載其詩曰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按當時叔文之黨一切除遠州刺史不止禹錫一人豈緣此詩蓋以此得播州惡處耳實錄曰中丞裴度奏其母老必與此子為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憲宗曰為子尤須謹慎恐貽親之憂禹錫更合重於它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

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連州趙元拱唐諫諍集裴度曰陛下方侍太后以孝理天下至如禹錫誠合哀矜憲宗乃從之明日制授禹錫連州既而語左右裴度終愛我切趙璘因話錄曰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城俄而柳為柳州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拜疏而未上耳非已上而不許也禹錫除播州時裴度未為相今從實

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

傳直

以為梓

錄及諫諍集

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羣木之

材

技渠綺翻引羊
晉翻度徒洛翻

視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

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

相息亮翻趨七
喻翻勝音升

大

夏既成

夏與厦同
胡雅翻

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倍亦猶相天下

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

稱尺
證翻

居天下

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

者獨稱伊傅周召

召讀
曰邵

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

者不知體要術能矜名

術熒
絹翻

親小勞侵衆官听听於府

庭

听魚隱翻
又魚巾翻

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

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

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

孳津之翻生也

凡木之性其根

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蔕也若

子

蔕音侍更種也

其置也若弃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植者則

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

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

爪側統翻

揉其本以觀

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

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為政亦然吾居鄉見長人

者長知好煩其令

好呼到翻

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

卒子恤翻

且

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獲督其蠶織吾小人輟糶

殮以勞吏之不暇糶於容翻殮蘇昆翻糶殮熟食也勞力到翻又何以蕃吾

生而安吾性邪蕃音頰凡病且怠職此故也杜預曰職主也此其

文之有理者也梓人傳以諭相種樹傳以諭守令故温公取之以其有資於治道也庚

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頰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

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 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

兵於南頓南頓漢縣屬汝南郡唐屬陳州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

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恒戶登翻鄆音運數所角

翻

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

二千人趣壽春

趣七
喻翻

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為元濟

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

師道曰

說輸
芮翻

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

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

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

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

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

是人情恒懼

恒去王
翻怯也

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

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

兵形勢度還

還音旋
又如字

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

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

言有必克
之勢故悅

考功郎

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

三小州
申光蔡

殘弊困

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

此以大小
強弱之勢

言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斷丁亂翻此以
大厯貞元以來

積習
言也

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

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

諸烏舍翻懾之

涉翻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

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

將即亮翻下同

又其本軍各須資

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

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鬥識賊深淺比來未

有處分

北毗至翻近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

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

易以鼓翻

乞悉罷諸

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

力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

淮西兵於時曲

時曲在陳州澠水縣西南敗補邁翻

淮西兵晨壓其壘陳

陳讀曰陣下同

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兵以擊

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

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

攬以手擊取也

光顏舉刃叱去於是

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

說李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

往刺之

說翰芮翻下同刺七亦翻

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

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

尹少卿奏事為吳元濟遊說

為吳子偽翻

少卿至中書辭指

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

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

射之從者皆散走

射而亦翻從才用翻

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

殺之取其顱骨而去

顱龍都翻首骨也

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

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僦人王義自後抱賊大

呼賊斷義臂而去

慊苦念翻慊從也
呼火故翻斷音短

京城大駭於是詔

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

索甚嚴

呵叱也索搜也索
山客翻下大索同

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

殿久之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

遺弃也左右
金吾掌邏捕

姦非府縣京兆
府及兩赤縣

曰毋急捕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

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

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

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

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

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椽者皆索之

複壁

夾壁也重椽大屋覆小屋上下施椽其間皆可容物椽魯皓翻椽也文昭憐蕭切

成德軍進奏

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

無狀者無善狀也恒戶登翻

衆

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

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

師鞠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

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

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

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史言憲宗明斷故能成功

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

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

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

用兵事委度討賊甚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

者過古木翻金吾皆伺察以聞同相吏翻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

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

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且服殺武元衡張
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
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

考異曰舊張弘靖傳曰初盜殺元

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邱中有鎮卒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附御史臺御史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弘靖疑其不寔驟於上前言之憲宗不聽及田弘正入鄆按簿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按舊呂元膺傳獲李師道將訾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然則元衡之死必師道所為也但以元衡叱尹少卿及承宗上表訟元衡故時人皆指承宗耳今從薛平存河南記

秋

七月庚午朔靈武節度使李光進薨光進與弟光顏友

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後娶光顏使其

妻奉管籥籍財物歸于其姒

毛晃曰杜預云兄弟之妻相謂曰姒蓋妯娌相呼以

身年長少為名年長曰姒少曰娣不以夫之長幼也今俗呼兄之妻曰姒弟之妻曰娣姒音祥里翻

光進

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

持而泣 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

數所具翻

絕其朝貢曰冀

其翻然改過束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 八月已

亥朔日有食之 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

沓往來更不敢詰

本道人謂充鄴淄青人也

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

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
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
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
其後不敢迫

呂元膺以東都防禦使為留守其所統兵曰防禦兵

賊出長夏門望

山而遁

唐六典東都城南面三門中曰定鼎左曰長夏右曰厚載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南曰永通北曰

上東北面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西連禁苑苑西四門南迎秋次遊義次籠煙北靈漢考異曰河南記曰賊帥訾嘉珍果於東都留後院潛召募二百餘人兼造置兵仗部署已定會門子健兒有小過被笞責之遂使兄弟一人告河南府當時飭兩縣驅丁壯悉持弓矢刀棒圍興道坊院數重賊黨迫慮遮相蹂四面矢下如兩俄

然珍滅因縱火焚其院
字悉為煨燼今從實錄

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

膺坐皇城門

唐六典東都皇城在都城西北隅南面三
門中曰端門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東

面一門曰賓耀西面二門南曰麗
景北曰宣耀元膺坐于左掖門下

指使部分

分扶
問翻

意氣

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

九域志河南府西
南抵虢州界三百

二十五里稍南抵
鄧州界六百里

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

生人皆趨勇

趨丘妖
翻捷也

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

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

儕士
皆翻

且

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

圓淨故嘗為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

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

為師于偽翻
舍始夜翻

有訾

嘉珍門察者

訾即移翻姓
也門亦姓也

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

道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

分扶問翻治
直之翻下同

結黨定謀約令

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

助之

二縣陸渾
伊闕也

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鎚擊

其脛不能折

鎚直追翻脛戶定翻脚脛釋名曰
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折而設翻

圓淨罵

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

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

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

留守兵之將及防禦兵之將也

及驛卒八人皆

受其職名

職名李師道私所署衙前管軍職名給帖者也

為之耳目元膺鞠訾

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

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

復扶又翻

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

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上以

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史說得憲

宗心
事出

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

所遣裨將多立功

謂李光顏等也

故使鎮襄陽

襄陽山南東道節度治所

且

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賚士

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

之衆萬餘人屯境上

八州襄鄧唐隨均房郢復

閉壁經年無尺寸功

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

統弘樂於自擅

樂音洛

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

異曰考

舊傳曰弘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

西諸軍都統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為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按弘承宣武積亂之後鎮定一方居強寇之間威望甚著若有異志與諸鎮連衡跋扈如反掌耳然觀其始末未嘗失臣節朝廷若疑其有異志而更用為都統光顏重脣更受其節制非所以防之也且數日不怡有何狀可尋忍毀之過其實今

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

從其可信者

宣武節度治大梁索山客翻

教之歌舞

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

遺唯

使者

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

先致書光顏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

妓渠綺翻
荷下可翻

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

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

座惡當作坐
為文從字順

即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

相公

繒慈陵翻
為于偽翻

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

死無貳矣 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以

戶部侍郎李遜為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大將

軍高霞寓為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

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調徒
弔翻

辛丑刑

部侍郎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類

後

唐六典敎文法之名格二十四篇式三十三篇律十二篇令二十七篇會要曰開元二十五年刪緝成律

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

至今

長行敕近刪定為三十卷請施行從之

會要開元十九年裴光庭等奏

令有司刪撰格後長行敕六卷今又刪定二十五年以後長行敕為三十卷

上雖絕王承

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

承宗屢敗之

敗補邁翻下同

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

上時掌翻

乃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

庚戌東都奏

盜焚柏崖倉

宋白曰河清縣有柏崖城杜佑曰柏崖城侯景所築在河清縣西

十一

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

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澗水拔

其城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

以討淮西無功也

盜焚襄州佛

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

淮西兵於固始

固始前漢汝南郡之寢縣春秋之寢邱後漢更名固始唐屬光州九域志在州

東北一百四十五里

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詔發振武兵二

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

市許之 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為賓友

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

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

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

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數所敗蕭沛數

縣敗補邁翻蕭沛皆漢縣唐屬徐州九域志蕭愿悉以

步騎委都押牙温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

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平陰古肥

子國漢肥城縣之地隋開皇十四年置榆山縣大業初
改曰平陰取界內平陰古城為名時屬鄆州九域志在
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還從宣翻又如字 愿晟之子也 東都防禦使呂元

膺請募山棚以衛宮城從之 乙丑河東節度使王鐸

薨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

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

役並興

兩役謂既討淮
西又討恒冀也

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

乃征恒冀

恒戶
登翻

上不為之止

為于
偽翻

弘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

武強斬首千餘級

敗補
邁翻

庚辰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

徽駕部郎中知制誥蕭俛各解職守本官時羣臣請罷

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徽吳人也 癸未

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

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

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卒致朱

泚之亂

事見二百二十六卷止二
百二十八卷卒于恤翻

由德宗不能忍數年

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

佳兵者不祥之
器張弘靖韋貫

之之言蓋
未可厚非

甲申盜斷建陵門戟四十七枝

斷音短

二

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哥黎可足立 乙巳以

中書舍人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玄道之

曾孫也

李玄道事太宗為文學館學士

乙卯昭義節度使郝士美奏

破成德兵

郝丑之翻

斬首千餘級

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

上下怨疾美棟節度王嵯巔弑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

嵯巔賜姓蒙氏謂之大容容蠻言兄也

南詔置美棟節度於唐姚州之

地程大昌曰南詔有六節度曰美棟永昌銀生劍川拓東麗水南詔王姓蒙氏嵯昨何翻巔音顛

已

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荆南節度使袁滋父

祖墓在朗山

袁滋陳袁憲之後陳亡憲入中國後居蔡州朗山縣宋白曰朗山漢安昌縣漢末改

朗山以界內朗山為名劉昫曰朗山漢安昌縣隋改朗山杜佑曰朗山漢朗陵縣宋避聖祖諱改朗山為確山

請入朝欲勸上罷兵行至鄧州聞蕭俛錢徽貶官及見

上更以必克勸之

更工衙翻

僅得還鎮

辛酉魏博奏敗成

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鴟城

固城鴟城當在冀州南宮縣界

三月庚午太后崩

太后王氏上之母也

辛未敕以國哀諸司公事

權取中書門下處分

只令宰相參決百司公事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不置攝冢

宰

唐中世以來天子崩置攝冢宰做古者百官總已聽于冢宰之制然非能盡行古道也

壽州

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鋤山

鐵五高翻又五到翻

已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

餘級焚二柵 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 夏四月庚

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

陵雲柵在澗水西南郾城

東北蔡人立柵於此以陵雲為名

斬首三千級

辛亥司農卿皇甫鏞

以兼中丞權判度支鏞始以聚斂得幸

鏞補各翻斂力瞻翻

乙

卯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

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城之

子也

渾城事肅代德有大功

宥州軍亂逐刺史駱怡夏州節度

使田進討平之

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

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 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

於鐵城僅以身免

據舊書霞寓自蕭陂進至文城柵遇伏而敗意鐵城即文城柵以其堅不

可破故謂之鐵城耳宋白曰鐵城在新興柵東北新興柵在吳房縣西南文城東北

時諸將討淮

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

聞

上時掌翻

中外駭愕宰相入見

見賢遍翻

將勸上罷兵上曰勝

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

易之

不勝音升

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

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

應接不至

李遜主餉霞寓軍因得以罪歸之

秋七月貶霞寓為歸州刺

史

歸州古之秭歸吳立建平郡唐置歸州京師南二千二百六十八里

遜亦左遷恩王傅

恩王連代宗之子

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荆南

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使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

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鄆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

品

好呼到翻甄稽延
翻察也別彼列翻

又數請罷用兵

數所
角翻

左補闕張宿

毀之於上云其朋黨八月壬寅貫之罷為吏部侍郎

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郝士美引

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

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

柏鄉漢縣屬鉅鹿
郡故城在今縣西

南十七里今治在彭水之陽隋所置也屬趙州宋白曰趙州柏鄉縣春秋時晉鄙邑地漢置鄆縣光武改曰高邑北齊天保六年移高邑縣於漢房子縣東界今高邑縣是也隋開皇十六年於漢縣故城南十八里置柏鄉縣遙取漢柏鄉之名宋省

庚申英莊憲皇后于豐陵

從順宗也

九月乙亥右拾遺獨孤朗坐請罷兵貶興元府

倉曹朗及之子也

獨孤及事代宗為文長於議論

饒州大水漂失四

千七百戶 丙子以韋貫之為湖南觀察使猶坐前事

也

前事謂請罷用兵也

辛巳以吏部侍郎韋顓考功員外郎韋處

厚等皆為遠州刺史張宿讒之以為貫之之黨也覲見

素之孫

韋見素天寶末為相

處厚實之九世孫也

韋實後周韋孝寬之兄實鞠正

翻

乙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

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柵

殷城漢期

思縣屬汝南郡宋置苞信縣隋改曰殷城唐屬光州按九域志固始縣有殷城鎮

冬十一月

壬戌朔容管奏黃洞蠻為寇乙丑邕管奏擊黃洞蠻却

之復賓蠻等州

賓蠻當作賓蠻武德四年以故秦桂林郡地置淳州永貞元年更名蠻州

丙寅加幽州節度使劉總同平章事李師道聞拔陵

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王鏐家二奴告鏐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

去年王鏐

堯

上命鞫於內仗

新書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號衛內五衛一曰供奉仗

以左右衛為之二曰親仗以親衛為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為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為之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衛為之皆帶刀捉仗列坐東西廊下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閣外號曰內仗以左右金吾將軍當上中郎將

一人押之

遣中使詣東都檢括鏐家財裴度諫曰王鏐既沒

其所獻之財已為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為憂上遽止使者已已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 庚子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

初赴府

赴京兆府初治事也

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

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

曰陛下不以臣無似

無似猶言不肖也

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輦

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

金吾左右街使

各一人掌分察六街徵巡凡城門坊角有武候鋪衛士
驍騎分守大城門百人大鋪三十人小城門二十人小

鋪五人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巡行
叫呼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
門皆啟鼓三千
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
程大昌雍錄曰長
安四郭之內縱橫

皆十坊大率當為百坊亦有一百不啻十坊者故六典
曰一百一十坊也坊皆有垣有門隨晝夜鼓聲以行啟
閉巡使掌左右街百坊之內謹啟閉徵巡者也宋白曰
廣德二年九月命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王延昌充左
巡使御史中丞源休充右巡使辛亥源休充都左右巡
使元和八年薛存誠奏得兩巡御史狀以承平舊例兩
街本屬臺司其所由每月衙集動靜申報如所報差繆
舉勘悉在臺中又按唐監察御史十員稟行五員掌內
外糾察分為左右巡糾察違失以承天朱雀街為界每
月一代將晦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

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

言須為此
人作意務

自謹 朕亦畏之

考異曰柳氏敘訓曰公穆宗朝為大京北有禁軍校冒騶卒唱駐馬斃之明

日延英對上云云朝退上顧左右曰爾輩犬湏作意如此神乘我亦怕他因話錄曰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在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契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法不獨輕臣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軍將按公綽憲宗穆宗朝俱嘗為京兆尹此事恐非穆宗所能為敘訓之誤也今從因話錄 討

淮西諸軍近九萬

近其

上怒諸將久無功辛巳命知樞

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

斬首千餘級 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

河

長河漢信都廣川縣地隋於廣川縣東八十里置長河縣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岸置縣十年

又置於河東小胡城屬德州

斬首千餘級 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

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恒州三十里而軍

恒州

登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

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恒州

薄伯各翻

與承宗戰大敗

奔還定州

九域志恒州至定州一百三十五里

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

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僞露

僞露郎

果陳楚馳入定州

易州南至定州一百四十里

鎮遏亂者斂軍中衣

以歸鎬

斂軍中所掠鎬家之衣也

以兵衛送還朝

朝直遙翻

楚定州人張

茂昭之甥也

史言河朔之人習於叛亂知奉其帥之親黨而已

丁未以翰林學

士王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袁滋至唐州去斥候

去羗呂翻

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

袁滋所謂開門揖盜者也

元濟圍其

新興柵

新興柵當在唐州東北界新立之以備蔡人

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

是不復以滋為意

復扶又翻

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

愬為唐隨鄆節度使愬聽之凡也

愬聽皆李晟之子

初置淮

潁水運使揚子院米自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澗

據舊

史時運米沂淮至壽州四十里入潁口又沂流至潁州
沈丘界五百里至於項城又沂流五百里入澗河又三
百里輸于鄆城得米五十萬石焚五百萬束省汴運之
費七萬六千緡項城漢項縣屬汝南郡唐屬陳州九域
志在州東南七十里據水經註澗水汝水之別流潁水
至古南頓縣與澗水合唐之澗水縣漢汝陽縣地也

輸于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鄆音

偃

已未容管奏黃洞蠻屠巖州

容管統容辨白牢欽
巖禺湯濼古等州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

謹案卷二百三十八第三頁前七行懷其累代煦
姬之恩刊本煦訛煦據樂記改

第十三頁前五行按劉濟時軍瀛州而攻樂壽刊
本州訛洲今改

第二十八頁後三行射生神策大將軍以下增以
鞋刊本脫以下二字據新唐書食貨志增

第三十一頁後三行能告以天文祕謀者投之刊
本脫天文二字祕謀訛謀智據新唐書百官志

及唐六典增改

第三十一頁後七行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一十八里刊本一十八訛八十八據舊唐書地理志改

卷二百三十九第七頁前七行在中受降城西刊本中訛東又徙天德軍於永濟柵刊本濟訛齊並據新唐書地理志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以廢匡州置延恩縣帶宥州刊本延訛懷據新舊唐書地理志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至京師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
十里刊本至訛王據舊唐書地理志改

第十八頁後八行又作種樹郭索馳傳刊本馳訛
馳據柳宗元集改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出騎兵以擊之刊本兵訛以
據新舊唐書李光顏傳改

第二十五頁前五行南曰永通刊本通訛道據唐
六典改

第二十八頁後二行格二十四篇刊本二訛三據
唐六典改

第三十五頁後八行凡城門坊角刊本門訛內據
新唐書百官志改

第三十六頁前二行鼓三千搗辨色而止刊本脫
辨色二字據新唐書百官志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二百二十六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六

起彊圉作歪盡屠維大淵獻正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為撫州刺史李愬至

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

喪息浪翻嚴緩慈丘之敗山南東道未分為二帥也既分為二

帥而高霞寓敗於鐵城袁滋代之又敗

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逐者愬

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

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

行下孟翻

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

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

易弋鼓翻輕易也

聞

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

然後可圖也

懈古隘翻

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

敗補邁翻帥所

類翻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

為愬乘虛取蔡張本異曰舊傳曰愬沈勇長策

考

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以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

益之鄭澗平蔡錄曰正月二十四日甲申公至所部先是士卒經萬勝蕭波鐵城之敗人心皆惴恐不敢言戰公佯曰戰爭非吾所能既而陰召大將計其事是時公以表請徑襲元濟人皆笑其說乃使觀察判官王擬請師闕下詔徵義成河中鄜坊馬步兵二千以補其闕據此則是始至便請益兵又二月即擒丁士良降吳秀琳是不待半歲然後知人可用舊傳恐謾然愬密謀襲蔡豈可先洩之而云以表請襲元濟人皆笑其說則是人

人知之恐非也今不取

遣鹽鐵副使程异督財賦於江淮回

鵲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

近其
新翻

時中原

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鵲摩尼僧等歸

國摩尼來見二百三十七卷元年史炤曰元和初回鵲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

頗與囊橐為姦
至是遣歸國也

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

期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

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

十將

軍中小校也
邏郎佐翻

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

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

言唐鄧之東邊也

衆請剗其心愬許

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

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

其所擒自分死矣

分扶問翻

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

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

為于偽翻

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

復扶又翻

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翹乃給其

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

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

葛伯城

漢書陳留寧陵縣孟康注曰古葛伯國今葛鄉是此必韓弘奏捷也

丁士良言

於李翹曰吳秀琳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柵

文城柵在蔡州西南一百

二十里按續通典柵在吳房縣界

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

近其新翻

有陳

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

輕率正翻

好自出戰請為公

先擒光洽

好呼到翻為于偽翻下同

則秀琳自降矣

降戶江翻

戊申士良

擒光洽以歸

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

黃州

麻城縣西北有穆陵關在穆陵山上

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

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臯

之子也

曹城王臯歷江西山南等鎮著功名

淮西被兵數年

被皮莪翻

竭倉

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

芡巨

險翻今謂之雞頭

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

帥讀曰率

賊亦患

其耗糧食不復禁

復扶又翻

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

未能得其縣故

權置行縣以處來歸之民處昌呂翻

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

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 郝士美敗於

栢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

權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

東光縣屬景州

宋白曰東光漢舊縣也故城在縣東二十里齊天保七年移於今縣東南三十里陶氏故城隋開皇三年又移于後魏廢勃海舊城縣西四里有永濟渠渠上有橋當自縣通弓高之路白橋跨永濟渠在德州長河縣斷音

短

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

渾鎬既敗郝士美又敗程權又退歸王承宗之才非

諸帥所能制也

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

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

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偽降未
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
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

勞力
列翻

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

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

更工
衛翻

悉遷婦女

於唐州

質其家於唐州則文城
之士心不敢懷反側

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

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
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弃親戚衆皆

感泣

自此已上
李愬事

官軍與淮西兵夾澗水而軍諸軍相顧

望無敢度澗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澗

水據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

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

按宋白續

通典鄆城在蔡州西平縣北五十里敗補邁翻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

自此以上攻鄆城事已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

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

時都畿及唐鄆皆募土人之材勇者為兵

以討蔡號為山河子弟置十將以領之玢府中翻按唐蔡交兵凡境上要地處處置守所謂馬鞍山路口柵固不可盡詳其處而強為之注也夏四月卒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渣岬

山

嶺鋤加翻
岬虛加翻

擒淮西將柳子野

此以上人
李愬事

吳元濟以蔡

人董昌齡為郾城令質其母楊氏

質音致

楊氏謂昌齡曰

順死賢於逆生

順死謂歸順而死
逆生謂從逆而生

汝去逆而吾死乃孝

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

路

青陵在郾城西南

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

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

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

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

據新書李光顏傳洄曲即時曲蓋澗水於此回曲因

以為名

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

此以上又李光

顏事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冶爐城

媯居為翻姓也九域志曰

蔡州治爐城韓國鑄劍之地時當在西平界按新書冶爐城在嶺岬山東

丙申十將閻士榮

下白狗汶港二柵

白狗汶港二柵皆在蔡州真陽縣界蕭梁置西淮州於真陽白狗堆後齊

廢州為齊興郡尋廢郡為白狗縣隋開皇初改縣曰懷川大業初省入真陽隋志真陽有汶水

癸卯媯

雅田智榮破西平

西平春秋柏國漢為西平縣屬汝南郡唐屬蔡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

里 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

楚城在汝陽縣西南
蕭梁置西楚州及汝

陽郡
於此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

守將梁希果 六鎮討王承宗者

事見上卷
十一年

兵十餘萬

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
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彊引

兵出境纔五里

出境謂出
武彊之境

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

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
乘其勝勢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

李逢
吉等

之言即韋貫之等之言也。然憲宗有用不用者，前此兵勢未屈，今則兵勢已屈，不得不從也。

丙子罷

河北行營各使還鎮。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

宗擊青喜城，拔之。

方城縣本漢堵陽縣地，後漢改為順陽，隋改為方城縣，唐屬唐州。九域志

在州北一百六十里，縣有青臺鎮，此作青喜，筆誤也。

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

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

易弋歧翻平易也。

愬厚待吳

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

無能為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

興橋柵在張柴村東。

常陵暴官軍。

陵者加之，以氣暴者虐之，以威。

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

柴村

張柴村在文城柵東
六十里帥讀曰率

愬召廂虞候史用誠

廂虞候
掌左右

廂之

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

幟昌
志翻

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

易弋豉翻
輕之也

必輕騎

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

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

待以客禮時愬欲寵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

屏人語

屏必郢翻
又卑正翻

或至夜分

夜半為
夜分

它人莫得預聞諸

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

有牒稱祐為賊內應且言得賊牒者具言其事

此行營諸軍移

文之言牒徒協翻

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

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

也因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為疑請令歸死於天子

歸死猶言

致尸也左傳魏絳曰請歸死於司寇杜預注云致尸於司寇使戮之

乃械祐送京師先密

表其狀

密表言與祐謀襲蔡之狀

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

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

李愬

之期待祐者如此祐安得不力

乃署散兵馬使

散負兵馬使未得統兵散悉但翻

令佩

刀巡警言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

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

牙隊者節度使

牙衛從之隊猶今之簇帳部

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

時山

南東道分為兩鎮八州精銳盡抽選赴唐州使之攻戰

愬又以祐為六院兵馬使

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

舊軍令先時之軍令也舍者停藏之於家也

愬除

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

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

歡然曰此吾計也

賊恃勝而不備愬則愬得以此成入蔡之功其計出此

乃募敢死

士三千人號曰突將

特即亮翻

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

欲以襲蔡會久兩所在積水未果

閏月己亥程昇還

自江淮得供軍錢百八十五萬緡

是年春程昇督財賦於江淮

諫

議大夫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又悅太子

以諧謔

綬音受謔香略翻

上聞之丁未罷綬侍讀

觀憲宗之罷韋綬亦知所

謂諭教者矣然觀穆宗之臨政也習與性成得非所急者固在於選左右歟

尋出為虔州刺

史

舊志虔州京師東南四十一七里

綬京兆人

史著綬京兆人以其生長京邑習見淫侈非

能以德義經術誘掖東宮古言沃土之民不才良有以也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

數所

角 翻 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

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為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

出 史言董重質之情 秋七月大水或平地二丈 初國子祭

酒孔戔為華州刺史 戔巨龜翻 明州歲貢蚶蛤淡菜 蚶呼

甘翻魁陸也橫從其理五味自充殼如瓦壘者謂之瓦壘蚶蛤葛合翻蛤小於蚶蚶殼厚其理如瓦壘蛤殼薄

其文如貝呂令云雀入大水化為蛤說文云百歲燕所化又云老伏翼所化皆非也蚶蛤皆生於海瀕潮汐往

來烏園之地淡菜狀如蚶而小黑殼唇有鬚如茸肉甘脆蚶蒲辛翻 水陸遞夫勞費戔奏

疏罷之 華州京畿輔郡自東南來者水陸遞夫咸經焉故得言其勞費而罷之 甲辰嶺南

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皆不用曰頃

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為誰可求其人與之庚戌以戮為

嶺南節度使 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九年冬始饋運

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牛斃於運轉上亦病之以問宰相

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

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復扶卿真

能為朕行乎為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

元濟表比毗勢實窘感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

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
矣上悅丙戌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

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

觀裴度不附奉議請身督戰則韓愈平淮西碑

推功於度有以也處昌呂翻

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為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但稱
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摠為宣慰副使右庶子
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
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

闕無日上為之流涕

為于偽翻
下為卿同

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

御通化門送之

通化門長安城東
而北來第一門

右神武將軍張茂和

茂昭弟也嘗以膽畧自銜於度

銜熒
綸翻

度表為都押牙茂

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

茂和父孝忠
兄茂昭鎮易

定比河朔諸

鎮為忠順

為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

傳高承簡為都押牙

高承簡為嘉王傅蓋嘉王運
之子嗣為嘉王故置府官

承簡

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

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

翰林學士居禁中
宰相在外朝恐其

中外相應以上罷兵之議沮在呂翻

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

壬戌罷楚為中書舍人 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

亥敗于賈店 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

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為備擊却之

楚丘古巴氏縣隋開

皇六年改曰楚丘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七十里

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

事以鄆城為治所甲申至鄆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

陳

監古銜翻陳讀曰陣

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

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

去差呂翻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潞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

初上為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

比部員外郎

唐比部郎屬刑部掌句諸司百僚俸料公廩賦贖調飲徒役課程逋懸數物以周知

內外之經費而總句之比音毗

宿招權受賂於外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逢吉惡之

惡烏路翻

上欲以宿為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

重任必能可否朝政始宜為之

朝直遙翻

宿小人豈得竊賢

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悅逢吉又與

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罷逢吉為東川節度

使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

吳房漢縣屬汝南郡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

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楚封之于此為棠谿氏故曰吳房今吳房城棠谿亭是唐吳房縣屬蔡州平蔡後改為

遂平 諸將曰今日往亡

陰陽家之說八月以白露後十日為往亡九月以寒露後第

二十七日

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

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眾保

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

還音旋又如字

淮西將孫獻忠

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眾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

胡牀

今謂之交牀其制本自虜來隋以識有胡改曰交牀唐猶謂之胡牀

令曰敢退者斬逆旆

力戰獻忠死

考異曰舊傳作孫忠憲今從平蔡錄

淮西兵乃退或勸愬

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

定計入蔡不在取吳房

引

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

異曰考

舊元濟傳李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時曲按李光顏傳曰董重質奔洄曲軍李愬傳云分五百人斷洄曲路又云洄曲子第歸求寒衣然則元濟傳誤當為洄曲余意洄曲蓋即時曲也 及四境拒守

守音狩

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

之

比必利翻反也

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

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

圖也

澗胡買翻李愬檢校左散騎
常侍鎮唐鄧隨故裴度稱之

上竟用張宿為諫

議大夫崔羣王涯固諫不聽乃請以為權知諫議大夫

許之宿由是怨執政及端方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譖

去之

去羗
呂翻

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

九域志鄆城
縣有沱口鎮

沱徒
河翻

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

五溝在洄曲之
北帥讀曰率

大呼而

進

呼火
故翻

注弩挺刃

挺拔
也

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

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

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

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

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

殿丁
練翻

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

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

唐凡烽候之所
有烽帥烽副烽子
蓋守烽之卒候望
警急而舉

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
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
辭轉牒

據其柵命

士少休

少詩
沼翻

食乾糒整羈勒

糒音備乾飯也羈馬絡
頭勒詞也音丁歷翻

留

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

斷音
短

復夜

引兵出門

復扶
又翻

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

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
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
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
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至蔡州城下也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
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

年

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據蔡州至是三十二年

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愬

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為坎以先登

鑿居縛翻鋤也

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畱擊柝者

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

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

節度使外宅也

或告元濟曰官軍

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因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

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

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

近其

元

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

帥讀曰率

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

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

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
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

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

愬軍聚射矢集城上如蝟毛言其多也

捕時門壞

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

濟詣京師

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得蔡州三世三十二年而滅考異曰舊愬傳曰其月七日使判

官鄭澥告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愬自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元濟傳曰十一月愬夜出軍令李祐為前鋒其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實錄曰愬以十月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按先七日即是平蔡錄所云八日甲子也而愬傳誤云七日而又云十日夜帥軍行亦誤元

濟傳十一月愬出軍尤誤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元濟亦誤按十月戊午朔韓愈平淮西碑云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即十五日也又曰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即十六日也實錄已卯執元濟乃奏到日也今從平蔡錄

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

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厨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

推赤心置人腹中

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鞠場毬場也

以淮南

節度使李鄘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己卯淮西行營

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

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

元和九年揚元卿以淮西節度判官入奏輸誠於朝廷吳元濟

屠其家今請將命往取淮西珍寶其情可知也

上曰朕討淮西為人除害

為于偽翻

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

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摠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

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

於路左

橐姑勞翻鞬居言翻橐以藏弓鞬以藏箭鄭玄曰道左道東也余按古者乘車尚左故迎拜於

車下者皆拜于道左蓋自北而來者以道東為左自南而來者以道西為左自東西而來者亦隨車之所嚮而分左右也鄭玄舉一隅耳故孔穎達正義曰凡言左右據南鄉西鄉為正蓋南鄉若道也西鄉主道也

度

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

悖，蒲妹翻。

又蒲，沒翻。分扶，周翻。

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火言。

李愬識度非當時，諸帥所及。

李愬還軍文城。

裴度既入蔡，李愬還軍文城，此皆是識體統處。

又非諸帥怙功欲專地為私利者比也。

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

勝於吳房而不取。

事並見上。

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

而不懼，然卒以成功。

卒子恤翻。

皆衆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

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

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

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

何暇立功乎衆皆服

余按李愬入蔡誠為奇功史家稱述其與諸將揚權用兵方略所以

取勝之由遣文命意實祖史漢韓信戰井陘事所書者然愬平蔡之事猶可以發揚若唐末王式平裘甫事則又祖李家述平蔡之功者也若其所敵之堅脆所規之廣狹固不可以欺銜識者文之過實者多學者其於是察之撓 奴教翻 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

斷丁亂翻

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

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

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裴度平蔡

蔡人不復叛矣識者知其所以然乎

先是吳氏父子阻兵

吳氏父子謂少陽元濟也先悉

薦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

盜亦有道此其以法束下所以自防也過工未翻

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

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解人之束

縛使得舒展四體長欠大伸豈不快哉

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

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

史紹曰謂將士有功者等差而次第

之余謂當時詔旨既令弘度差第平蔡將士之功狀而蔡之將士歸降者有降於元濟未就擒之前者有降於

元濟既就擒之後者有先嘗拒殺官軍勢窮力屈而降者有先通誠款欲降而未能自致者亦令弘度差第其狀以聞史炤之說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也

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

復方日翻除其

賦役二年以優新附之民

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

近賊四州陳許潁唐也頻遭蔡人攻

剽又供億官軍故免來年夏稅亦以優之

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

為于偽翻給其

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

死者葬其尸又贍其家殘廢者

養之終身殘廢謂因戰傷折腰

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

俘

大明宮南面五門興安門最在其西

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

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

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

悖蒲
內翻

又蒲
沒翻

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

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澱水也

見事

二百三十五卷德

宗貞元十六年

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

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

屬之欲
翻託也

云破蔡州日

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

居中土其風俗獷戾

考之漢志汝南戶口為百郡之最
古人謂汝潁多奇士至唐而獷戾

乃爾習俗
之移人也

過於夷貊

嗚呼吾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獷古猛翻悍也貊莫百翻

故

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

環音宦

四年然後克

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

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

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

還音旋屏必鄆翻又

卑正翻

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

阽余廉翻臨危也

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奕於內

奕當作弈非棋也

晏然曾無憂色

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驚

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

以劉晏平之善覘其智識必有過人者李師道不能委心歸計

以求自安之術乃怒而殺之終亦必亡而已矣

戊子以李愬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

官有差 舊制御史一人知驛

開元中令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

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厯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

壬辰詔以宦者

為館驛使左補闕裴潏諫曰

潏力

內臣外事職分各殊

分扶問翻

切在塞侵官之源

塞悉則翻

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

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甲午恩王連薨

連代宗子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為神武將軍知軍事

會要乾元四年十月四日勅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軍文武官並昇同金吾四衛唐制諸衛將軍大將軍上將軍類加以名號而不掌兵知軍事則掌兵矣唐隨謂當作唐節隨

裴度以馬摠為

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劔以授梁守謙使誅吳

元濟舊將度至鄆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

量音

良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

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摠為淮西節度使 初吐突

承璀方貴寵用事為淮南監軍李鄜為節度使性剛嚴

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

吐突承璀六年出為淮南監軍

九年九月引鄜為相是年十月

鄜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

出城祖道謂餞之也

樂作鄜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

戊寅鄜至京師辭疾不入見

見賢遍翻

不視事百官到門皆

辭不見

史言李鄜知恥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

戶重質為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十三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初李師道謀逆命判

官高沐與同僚郭昈李公度屢諫之

昈侯古翻考異曰新傳人有郭航

名按航乃牙將妒所使詰李愿者非幕僚同諫者也今從河南記

判官李文會孔目官

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心

為尚書憂家事

心為于偽翻

反為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

愛十二州之土地

十二州鄆兗曹濮淄青齊海登萊沂密也

以成沐等之功

名乎師道由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

萊州古萊子之國後魏置光州隋改

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

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囚郭妒凡軍中勸師

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

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

曇徒含翻

因其懼

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

說式灼翻贖音致

師道從之遣使

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乙巳遣

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上命六軍修麟德殿右龍

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

大將軍即右龍武大將軍

以外寇初

平

謂淮西初平

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

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國為鴻臚卿壬申以文悅為右

武衛大將軍

既出奉國於外朝文悅又自北門諸衛遷南牙諸衛臚陵如翻

充威遠營

使

威遠營亦非北軍也

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大明

宮東面有東內苑苑中有龍首殿龍首池龍首渠水自城南而注入於此池宋白曰龍首殿在右軍

李

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謂裴度

曰李愬誠有竒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

哉遂畱中不下

下戶嫁翻

李鄜固辭相位戊戌以鄜為戶

部尚書以御史大夫李夷簡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渤海僖王言義卒弟簡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歲卒

從父仁秀立改元建興乙巳遣使來告喪 橫海節度

使程權自以世襲滄景

德宗始命程日華為橫海帥傳子懷直為從兄懷信所逐懷信

死子權嗣為帥

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安已酉遣使上表請

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

樂音洛

不聽權去掌書

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為禮部員外郎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

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

說式芮翻

可不

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

以二子為質

質音致

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

為之奏請為于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表時上重

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

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說

劉總曰說式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

元濟阻兵馮險馮讀自以為深根固蒂蒂丁天下莫能

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

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思相縮衣

節食縮斂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

短也

更翻

駸駸北來

國兵謂王師也
駸駸馬行疾貌

趙人已獻城十二

德州領安
德長河平

原平昌將陵安陵六縣棗州領厭次滴河陽信蒲臺渤海五縣程權之退承宗又取景州之東光今皆以歸朝

廷故曰獻
城十二

忠深為公憂之

為于
為翻

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

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戊辰內出廢印二紐賜左

右三軍辟仗使

龍武神武羽林三軍
各分左右辟讀如闢

舊制以宦官為六

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

監軍有印見二百三十
五卷德宗貞元十一年

宋白曰舊制內官為三軍辟仗使監
視刑賞奏察違謬猶方鎮之監軍使

及張奉國得罪至

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

庚戌詔洗雪王

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削王承宗官爵
見上卷十一年

李師道

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

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

氏不欲其子入質

質音致

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

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

李正巳初據有十五州及李納拒命徐州入于朝廷德棣入于

朱滔有十二州而已
先司徒謂李納也

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

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

三州謂請
獻沂密海

若

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

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寃氣所為

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墨於萊州未

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

為陳禍福

為于偽翻

責其決語

決語決為一定之說不依違持兩端

欲白天子

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弟許之

弟與第同

它日止煩一表

解紛耳師道乃謝曰鄉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

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

重直用翻朝直遙翻使疏

吏翻復扶又翻朝使謂朝廷所遣使者

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

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累者以獻師道怒囚之

史炤曰孟子曰係累其子弟趙氏注云係累縛結也

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

光顏為義成節度使

李光顏自許州徙鎮滑州

謀討師道也以淮西

節度使馬摠為忠武節度使陳許潑蔡州觀察使以申

州隸鄂岳光州隸淮南

不復以蔡州為節鎮

辛丑以知渤海國

務大仁秀為勃海王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隸

州刺史詔以河陽兵送至滴河

滴河漢千乘濕沃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

縣廢濕沃入焉唐屬棣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漢都尉許商鑿此通海故以商河為名後人加水焉宋白

曰縣南有滴河因以為名

會縣為平盧兵所陷

平盧兵李師道之兵也

華擊却

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度副使 六

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

鎮河陽

淮西已平故烏重胤自汝州復還鎮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

為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為供軍使

遂方慶之孫也

王方慶武后聖曆中為相欽書涉翻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辛

丑以夷簡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八月壬子朔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罷為兵部侍郎 吳元濟既平

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淮西既平上

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程

昇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

史言鏞昇逢君之惡數所角翻羨弋線翻

由

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甲辰鏞以本官昇以

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

皇甫鏞以戶部侍郎相判度支如故程异

進貳起部以相鹽鐵轉運使如故

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

嗤之

下戶稼翻嗤丑之翻笑也

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

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

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以為

鑄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况鑄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

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

仰牛向翻

比者裁損淮西糧料

毗比

至翻近也謂討吳元濟時裁損淮西行營諸軍糧料

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

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

謂舊所遣討蔡之將討蔡之兵

悉遣之討李師道

聞鑄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

言鑄在度

夫減刻糧賜軍士猶可訴之於廟堂今既為相無可訴之地矣

程昇雖人品庸下然心

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

處昌呂翻下同

至如鑄資性狡詐

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

言憲宗英明且為所惑可

以見其極姦邪

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

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

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

地

謂獻德
棣二州

韓弘輿疾討賊

謂自將討
李師道

豈朝廷之力能制

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

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

墮讀曰墜
壞音怪

使四方解體乎上

以度為朋黨不之省

省悉
景翻

罇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

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

勅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

崔祐甫相德
宗有可稱者

時內

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罇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

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

繒慈
陵翻

度因奏事

言之鑄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

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

引足於君前不欲大

矣憲宗溺於利不惟不察其慢又且然其言

由是鑄益無所憚

為鑄得罪張本

程昇

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

筆

時宰相更日知印秉筆

故終免於禍 五坊使楊朝汶

汶音問

妄

捕繫人迫以考捶責其息錢遂轉相誣引所繫近千人

捶止蓋翻近其靳翻

中丞蕭俛劾奏其狀

俛音免劾漢書音義戶祭翻今音戶得翻

裴

度崔羣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

姑且也

此小事

朕自處之

處昌呂翻

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

使暴橫恐亂輦轂

橫戶孟翻史炤曰輦者輻所湊也京都四方所輻湊以輦輦取喻余按漢

書京兆尹率自言待罪輦轂下謂京兆在天子輦轂之下耳

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

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死盡釋繫者

上晚節好神仙

好呼到翻

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

先為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

上乃因皇甫鏞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

居興唐觀煉藥

合音閭唐會要興唐觀本司農園地在長樂坊開元十八年造李道古薦柳泌

以求媾免罪不知適足以重罪也泌既誅而道古亦
貶矣為上服泌藥致疾張本泌薄必翻又兵媾翻

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

蕃長樂州克其外城

吐蕃長樂州當在靈州黃河外定遠城之西夏戶雅翻樂音洛

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

新志台州唐興縣有天台山宋朝改唐興

縣為天台縣天台山在縣西一百一十里臨海記天台
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
八百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

可求上信之

長知大翻
幾居希翻

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

台州
漢回

浦縣地會稽南部都尉理所光武改回浦為章安縣吳
分章安置臨海縣唐武德四年置海州五年改台州因

天台山
為名

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

喜許

記翻

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

賦布也

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

為人主致長生

為于偽翻

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甲午鹽州奏吐蕃遁去 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

胤為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為河陽節
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

樂音洛

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

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渡

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

先悉薦翻

裴度曰魏博

軍既渡河不可復退

復扶又翻

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

州即仰給度支

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魏博與滑州以河為界兵至滑州為已出界唐中世以來

命藩鎮兵征討已出境芻糧皆仰給於度支惟裴度用兵於東平李德裕用兵於上黨知其弊有以制之徒

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

益致遷延

一栖不兩雄又有賓主之形疑阻或生何事不有其患豈止於遷延之役

與其度

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

降水落自楊劉度河

楊劉鎮在鄆州東北東阿縣臨河津

直指鄆州得至

陽穀置營

隋置陽穀縣以陽穀臺為名唐屬鄆州九城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宋白曰陽穀縣本漢

須昌縣地今縣界有須昌故城

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

上文言得至恐兵有利鈍

也此言賊衆搖心指其成效也

上從之是月弘正將全師自楊劉度河

距鄆州四十里築壘

此自楊劉直進不復迂其路至陽穀也舊史李師道傳曰距鄆州九

十里田弘正傳曰四十里河南記云營於陽穀西北今從實錄

賊中大震 功德

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

法門寺在鳳翔府岐山縣時功德使言法

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

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

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帥僧

衆迎之

帥讀曰率

戊辰以春州司戶董重質為試太子詹

事委武寧軍驅使李愬請之也

時從李愬鎮武寧以討李師道

戊寅

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

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

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

降者相繼

降戶江翻

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墓下

師古薨師道立

薨立見二百三十七卷元年

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

親黨請畱

屬之欲翻

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

汝畱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

喧然皆曰高沐郭昉李存為司空忠謀

為于偽翻下不為同師道檢校

司空故稱

李文會奸佞殺沐因昉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

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昉存還幕府 上常語宰相

語牛倨翻

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

好呼到翻惡烏

路翻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易大傳之言

君子小人志

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

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武寧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乙卯晦進攻

金鄉克之

金鄉縣唐屬兗州宋白曰金鄉縣本漢東緡縣今縣理即古緡國城陳留風俗傳云東緡

者故陽武戶牖鄉後漢於任城縣西南七十五里置金鄉縣因穿山得金故曰金鄉李師道性懦

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

悸其季翻

由

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也既失之

其刺史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

為于偽翻

師道至死竟不知

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

考城漢古縣唐

屬曹州九域志在汴州東一百八十里

丙戌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

降於楚州刺史李聽

沭陽漢廩丘縣後魏曰沭陽以其地在沭水之陽也唐屬海州九域

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沭食聿翻

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

未返

好呼到翻

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

歸國

壬辰武寧節度使李愬拔魚臺

魚臺漢方輿縣地唐屬兗州寶

應元年改為魚臺小城北有魯公觀魚臺而名之觀魚臺即春秋魯隱公如棠觀魚之地元和四年李師道請

移縣於黃臺市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畱禁中三日乃歷送諸

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

施式智翻

有然香臂頂供養者

供居用翻
養余亮翻

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

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

享壽考百姓安樂

樂音洛

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

有佛法

見四十五卷
永平八年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

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疾景所逼餓死臺城

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事並見
前紀

由此觀之佛不

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

云天子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
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
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
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唐時四夷入朝貢者皆引見於宣政

殿見賢
遍翻

禮賓一設

唐有禮賓院凡胡客入朝設宴於此
元和九年置禮賓院於長興里之北

宋白曰屬
鴻臚寺

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

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侯行弔於

國尚先以桃茢祓除不祥

記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
執戈惡之也注云為有凶邪

之氣在側挑鬼所惡也。荀萑莒可掃除不祥。左傳魯襄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叔孫穆子曰：「被猶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挑荀先被猶。韓愈正引此事。荀音列又音例。被數勿翻又音廢。」今無故

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

先悉薦翻

桃荀不用羣臣不

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

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

斷丁亂翻一音短

絕後代之惑

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

殊死謂之極刑

裴度崔羣為言

愈雖狂發於忠懇

為于偽翻
懇誠也

宜寬容以開言路癸巳貶

愈為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

非

更工
衡翻

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

好呼
到翻

晉宋以來

日益繁熾自帝王至於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

高者論難空有

難乃旦翻釋氏之
說談空以難有

獨愈惡其蠹財惑衆

力排之

惡烏
路翻

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

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

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

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原其所自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也

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

阿

敗蒲邁翻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

殺萬餘人 滄州刺

史李宗奭與橫海節度使鄭權不叶

程權既入朝以鄭權代鎮橫海不

受其節制權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奭使其軍中畱已

此謂滄州本州之軍也

表稱懼亂未敢離州

離力智翻

詔以烏重胤代

權將吏懼逐宗奭

懼重胤討其黨惡

宗奭奔京師辛丑斬於獨

柳之下

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